

成才沒有捷徑

魯先聖

**如是
我見**

怎樣才能成才？其實沒有什麼捷徑，大處着眼，小處着手，就足夠。奇怪的是，絕大多數的人，總是好高騖遠，從來不屑於把自己每一天手邊的小事做好。這些人永遠不明白，手邊的一件件小事，正是宏偉大廈的一塊塊磚瓦。所以，成功學家說，細節決定成敗。

懷才不遇的情形是常有的，比如姜子牙遇見姬昌之前不過是一個販夫走卒，百里奚拜相之前不過是一個飼養牛馬的人，諸葛亮在劉備三顧之前也是一個鄉野村夫。但是，很多人「懷才不遇」的痛苦卻是一個偽命題，之所以總是「不遇」，實際的情況是，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人才，不過是一個庸才的剛愎自用和自以為是罷了。

一些人抱怨得不到理解與尊重，自己的才幹沒有用武之地。這樣的情形，其實自古以來並不少見，蘇秦兄嫂的「前倨後恭」，走上絞刑架的蘇格拉底，還有愛因斯坦、哥白尼，哪一個不是成功之前備受誤解甚至羞辱的？最重要的是，你真的是最後佩六國相印的蘇秦和發現了相對論的愛因斯坦嗎？還是曾國藩的話說得好：要得到尊重，唯有把自己變得足夠強大。自己強大了，一切問題都不復存在。

或者退一步想，我們不是肩負聖神重任的布道者，自己的事情為什麼要讓所有人理解認可？所以，可憐的悲劇，

並不是自己得到多少理解，而是渴望得到理解本身的想法和糾結。想通了這一層之後，萬事釋然，從容不迫，你就是一個舉重若輕的智者了。

很多藝術家都不大注意外表的修飾，甚至不修邊幅、浪跡江湖。所以，藝術圈裏有一些在思想或技藝方面無法達到一定高度的人，總是刻意模仿，以標新立異、不修邊幅來標榜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了。其實，一個傑出的藝術家，絕對不是靠標新立異成名，人們也不會因為你的不修邊幅就認為你是一個藝術家。

時光一刻也不停息，如果不願做落伍者，我們只有一個選擇：與時間同行！上一個機遇沒有趕上，也沒有必要悲觀，只要乘在時間的船上，就不會再坐失良機。

俄羅斯有一句諺語說：一個男人一生必須完成三個任務，蓋一座房子，生一個孩子，種一棵樹。孩子傳承他的血脈，房子安頓他的家庭，樹把他的根永遠留在故鄉。這三個任務都不難完成，可是，想想身邊的朋友，還真的有很多人並沒有完成，起碼是沒有在故鄉種一棵樹，自己的靈魂四處漂泊，無所歸依。

時間是最公正的判官，在時間的天平上，一切的人和事，最終都將大白於天下。你虛度了年華，荒廢了光陰，時間最終會把你打入卑微者的行列。而敬畏每一寸光陰，每一天兢兢業業的人，時光則最終把他送上高貴的天堂。

父親的愛好

趙光瑞

**人生
在線**

人生在世，除了工作，總要有點什麼愛好的。比如打牌、喝酒、下棋、釣魚，運動、旅遊，等等，差不多都會有一樣喜歡做的事。可是，我的父親活了九十歲，用母親的話說，他什麼愛好也沒有。

他打牌不會，下棋不愛，釣魚不學；酒倒是喝一點，每次也就一兩二兩，沒有酒癮，一輩子沒有喝醉過，也算不上是愛好。

可是，沒有「愛好」的父親，一輩子卻養成了讀書、看報的習慣。

父親也算是文化人，他是民國時期的中學生，那時的學生，古文詩詞都沒少背。他從工作崗位退下來之後，給自己訂了好幾份報紙、雜誌，每天都固定時間讀書看報。多 年來，每到郵遞員送報時間，父親都會守候在樓下，等待當天報紙的到來。有時報紙來晚了，他一次次下樓打開報箱，那種對閱讀的渴望，溢於言表。我理解父親那一刻的心情。我年輕時，在宣傳科幹過，因工作需要

，科裏訂了三十多份報刊雜誌，我每天都盼着收發員早點送報。八九十歲的父親，對知識、資訊的渴求，居然像年輕人一樣。

父親讀報，不僅熱情，而且認真。每天來的報紙，他每篇文章必看。讀到一些歷史掌故、名人軼事、詩歌辭賦，他在認真讀後，還要剪下來，留着反覆看。他讓我給他釘做了幾個八開紙的剪貼本，這些年來，居然剪貼了七八本剪報。就在去世前幾天，他還把積累幾個月的剪報黏貼好。父親是沒有任何先兆，午飯後在家突發心梗去世的。

父親喜歡閱讀，也喜歡寫作。我們兒時，父親常常教我們背誦唐詩宋詞，給我們講謠語。他向我們背誦戰爭年代當解放軍時，行軍中苦中作樂編的順口溜：「大別山，真正好，走小路，光摔跤，走錯路了沒嚮導。喝塘水，睡稻草，清早起來精神好。」到了晚年，父親仍熱心寫作詩歌。二〇〇八年汶川發生地震，八十五歲的父親在當地報紙發表小詩：「汶川發生強地震，山搖地動災禍臨。房倒屋塌成廢墟，毀壞家園奪生命。全 國人民齊動員，抗震救災獻愛心。萬眾一心

與地鬥，衆志成城抗地震。」

九十歲高齡的父親，經常坐在書桌前閱讀，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。對此母親很不解，她常對父親說：「你都這歲數了，還抱個書報，看幾個小時，有什麼用呢？」勸他少訂點報紙，多到外面走動，父親一次也沒有聽進去過，每天還是盼着郵遞員的到來，收到報紙就要迫不及待地一睹為快。他這樣的習慣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、最後一刻。

我忽然覺得，熱愛閱讀，不正是父親的愛好嗎？有這樣伴隨他一生，直至伴隨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的愛好，還需要別的什麼愛好嗎？父親能夠活到九十歲，或許和他這個孜孜不倦的閱讀愛好有着密切關係，這正是他的精神支柱。追求不停，才會生命不止。

今天，漸入老年的我，也和父親差不多，除了喜歡閱讀寫作，對別的什麼都不很熱衷。有時投入到閱讀之中，真的會產生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快感，覺得擁有上帝賜我熱愛閱讀此一財富，夫復何求！古人云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甚是，甚是啊。
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

白頭翁

**聞
話
煙雨**

曾子是位大家，徹悟東西，望穿春秋，堪稱辯證法的鼻祖。曾子的高論比孔子直白，比老子實際，他不說鹽是鹹的，他說土是甜的。在《論語·泰伯》中記載：「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估計曾子在人鳥將死之時作過調研，下過功夫。

讀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知李斯一生有五嘆，最後一嘆即臨終之言也。其實李斯這輩子肯定不只這五嘆，但這五嘆就決定了他的一生。一嘆廁鼠倉鼠之別，二嘆富貴之極盛，三嘆身不由己，四嘆身陷囹圄，五嘆就是臨終之嘆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，「斯出獄，與其中子俱執，顧謂其子曰：『吾欲與若復率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』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」此謂曾子言之「善言」也。曾子偉大，李斯留在世上真正有點波瀾的，除了那篇《諫逐客書》，就是這最後一嘆了，當然還有殘存在泰山上的秦刻，李斯手跡的殘碑，雖然只剩下九個字，但卻和這最後一嘆似乎永存。

誰能想到，五百年後的臨死善言竟然如此相似。陸機乃吳國陸遜之孫，陸遜就是那位火燒連營七百里，一戰置劉備於死地的吳國軍神。陸遜死吳國滅，陸機隱居，在華亭即今天的上海松江一帶讀書十年，華亭當時為濕地，鶴極多，每天群鶴飛翔，鶴唳聲響，堪稱世外桃源。但陸機血管中有極強的政治因素，不甘心閒雲野鶴當神仙，自覺滿腹經綸，可與其祖父相比，北上洛陽，彷彿救世主降臨。但他捲入的是西晉八王之亂，結果「陸平原河橋敗，爲盧志所讒，被誅。」且罪名繫累禍及族人。押赴市曹，劙子手舉刀之際，陰陽兩界就在瞬間，真乃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陸機望着燦爛的陽光，嘆然而「善言」：「欲聞華亭鶴唳，可復得乎！」悲哉，方知五百年必有王者出，也必有「善言」生。

項羽乃霸王，中國歷史上唯一敢稱霸王的「皇帝」。霸王將死，其言也善？初以為霸王臨終之言乃其慷慨悲歌，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歌數闋，美人和之。項王泣數行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。真感動人。當年號稱「楊霸王」的京劇名角兒楊小樓唱《霸王別姬》時唱得全場上下齊掉淚。但那不是霸王的臨終之言。千鈞一髮，危在旦夕。項王笑曰：「

天之亡我，我何渡為！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？」霸王真鐵血漢子，真英雄魁首，真正人君子，其後絕無貴族。霸王留世的最後一言是：「吾聞漢購我頭千金，邑萬戶，吾為若德。」乃自刎而死。霸王死得悲壯，也死得壯烈坦然，真英雄大丈夫！老子曾言：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」士之不畏死，則愴然而赴之。霸王自刎如同斬殺他人，非霸王莫能為之。臨死之言，淡顧人生，其言也善，字字滴血。「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，至今思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。」

司馬遷在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中列舉的五大刺客中，荆軻可謂刺客中的「霸王」。自荆軻之後，再無肝膽俠義大俠。荆軻的臨死遺言，多以為是那首壯懷激烈的告別歌。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我推測當年司馬遷也是飽含熱淚為荊大俠送行。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為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淚涕泣……復為羽聲慷慨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冠。」荆軻登車而去，那真可謂慷慨赴死，視死如歸。幸有司馬遷，否則誰能知之？但那畢竟不是荊大俠的臨死之言。荊大俠死得悲壯，死得俠義，死得坦然，大俠之後再無俠也。他被秦王嬴政連砍八劍，重傷，已成血人，命在旦夕，再看荆軻，無一點悲哀，無一點悲痛，更無一點畏縮，而是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」。真大俠，真英雄，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，唯一感到愧疚的是沒辦成大事，心有愧然，其死前最後一句話是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。」念念不忘的是報恩，報太子之情。這就是荆軻的全部，嗚呼……

誰也跳不出曾子之言

其實，曾子之言，佛教徒亦然。鳩摩羅什是佛教的大和尚，與中國人熟悉的唐玄奘齊名，並稱是佛教的大翻譯家，但鳩摩羅什比唐玄奘整整早二百多年，堪稱先行者。在他預感來日無幾時，曾對圍在他周圍的弟子們說：「如果我翻譯的佛教經文不錯，我圓寂西行後，身骨皆化為灰燼，只有舌頭不化。」自此再也不說一語。鳩摩羅什圓寂以後，果然如其臨終所言，其肉身化為灰燼，唯獨舌頭不化，凝成舌舍利。言不足為信，鳩摩羅什在西安的紀念草堂寺中，有其弟子為這塊舌舍利修建的佛堂，正應了曾子所說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連鳩摩羅什這樣的三藏法師，這樣

的大和尚都在其言之中？

韓信將死，其言也善。誰也跳不出曾子之言。韓信非同小可，曾有兩番遺言，將死兩次。韓信命運多舛。先跟隨項梁鬧革命，算是第一批造反的鬥士，「信杖劍從之」。又跟隨項羽，仍然得不到重用。後乾脆改換門庭，投靠漢，估計因不守本分，軍中犯法，法責當斬。他案中十三個同犯在他面前一一被斬，人頭落地，當斬到韓信時，人之將死，韓信衝着監斬官大呼「上不欲就天下乎？何為斬壯士！」這位監斬官正是滕公夏侯嬰，看這小子引頸就刑之呼，「奇其言，壯其貌」，「與語，大悅之」，才使韓信沒被屍首兩處，將死之言救其不死。

大難不死，真有後福。韓信從鬼門關回來果然一直飆升，官至齊王，成為率百萬之衆，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的一代戰神。韓信點兵多益善，傳了二千多年，人死燈滅神話不泯。但韓信終於走到了他輝煌人生的盡頭。韓信是被冤殺、屈殺、謀殺的。臨死之前，韓信有句痛心之言，正應了曾子先生的高論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韓信留下一句「善言」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為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！」「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已成為穿越歷史的政治術語，蒯通高士，政治老到，目光銳利，韓信不聽蒯通之言方有未央宮之禍。其實，韓信的老朋友、楚之亡將鍾離昧在臨死之前的「善言」已講了豎子不足與謀的意思。

鍾離昧楚之大將，勇冠三軍，史記無敗績，和韓信一樣攻則克，戰必勝，且深得項王帶兵之法。霸王自刎烏江後，逃到韓信處，因其「素與信善」，惺惺惜惺惺。鍾離昧存在就是劉邦的一塊心病，且藏匿在韓信處就更加芒在背。鍾離昧在韓信處也是韓信手中的一張王牌，法寶也，與劉邦和則君臣，翻則敵我，既是一盾牌，亦為一利劍。但韓信卻聽從他人言，決定斬殺鍾離昧，以鍾之人頭向劉邦釋其無異心、無異志。看鍾離昧臨死之言，其言也善，昧曰：「漢所以不擊取楚，以昧在公所；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，吾今日死，公亦隨手亡矣。」漢和韓信之間的關係鍾離昧看得如掌上觀紋，分析得切膚切齒。自刎之前，人頭落地之際，鍾離昧高呼：「公非長者！」這句話的譯文過去總是說韓信你非德行高尚之人，錯矣！當譯為：「韓信，你小子成不了氣候！」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

(一)

校勘陳寅恪手稿

顧農

**文史
叢譚**

一九四〇年陳寅恪先生寫成了他的《唐代政治史略稿》，稍後作一自序云：「寅恪嘗草《隋唐制度淵源略稿》，於李唐一代法制諸端妄有所論述，而於政治史事未能涉及。茲稿則以唐代政治為範圍，蓋所補前書之未備也。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，《資治通鑑》一書尤為空前傑作，今茲稿可謂不自量之至，然區區之意僅欲於袁機仲書中增補一二條目，以便初學，而仍恐其多所疏誤，故付之刊布，以求並世學者之指正，本不敢侈言著作也。通識君子幸諒宥而教誨之！」

稍後他將這份清稿和另外一篇論文稿寄給上海的王兼士先生，意思是在上海出版。但該稿後來下落不明，於是陳先生託邵循正先生根據尚存於手頭的一批已經不太完整

的初稿重新整理出一份，交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（一九四四年二月），書名題作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；序言則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八日在桂林從新寫過的，二序意思大體相同，而文字多有出入。

此後各版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，包括最後面世的《陳寅恪集》本（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版）都以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四年版為依據。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原先保存陳先生手稿的王兼士將《唐代政治史略稿》手稿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出版社又轉交給負責整理陳先生文稿的高足蔣天樞。其間的種種曲折在蔣先生寫於一九八六年四月的《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序》中有簡要的介紹。該手稿稍後出版了影印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）。

如今來對讀《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》與通行本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，不難看出兩本略有不同，試舉一例以明之。《手寫本》

》第一五一頁有云：「康駢《劇談錄》（參《唐語林》陸《補遺》）略云：元和中李賀善為歌篇，韓愈深所知重，於繪畫間每為延譽，由此聲華藉甚。時元積年少，以明經擢第，亦攻篇什，常交接於賀。一日執贊造門，賀覽刺不容遽入，僕者謂曰：『明經及第，何事來看李賀？』……寅恪案，《劇談錄》所紀多所疏誤，其不可信，自不待論。但據此論轉可推見當日社會之重進士而輕明經，故以通性之真實言，仍為可珍之社會史料也。」

而通行本中有關引文作：「元和中，李賀善為歌篇，為韓愈深所知重，重於繪畫。時元積年少，以明經擢第，亦攻篇什，常交接於賀。日執贊造門，賀覽刺，不答遽入，僕者謂曰：『明經及第，何事來看李賀？』……」

兩本《劇談錄》引文頗不同，手寫本經多處塗改後比較準確，通行本則差錯較多。看來是陳先生在抄清書稿時會做過核對引文似未經檢核。以此觀之，將來再印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時，應取《手寫本》做一番校勘改訂的工作。